

談談古文字資料中 从二化的字

王挺斌

毛公鼎中有一個字，辭例爲“𠄎𠄎四方，大~不靜”，字形略有殘缺，如下所示：



《三代》4.47



《銘文選》447



《總集》1332



《集成》2841

上揭拓本以《三代》與《總集》的較爲清晰，但仍嫌不足，我們再來看看碑帖書法的拓本：



《毛公鼎銘文》〔1〕



《周毛公鼎銘集聯》〔2〕

董作賓的摹本作〔3〕：



《商周金文摹釋總集》〔4〕作：



根據這些清晰的拓本以及董作賓的摹本，我們可以看清楚這個字大部分的筆畫。上

〔1〕《歷代碑帖法書選》編輯組：《毛公鼎銘文》第8頁，文物出版社1999年。


〔2〕劉運峰：《周毛公鼎銘集聯》第39頁，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。


〔3〕“中研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“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”，<https://app.sinica.edu.tw/bronze/rubbing.php?02841>。

〔4〕張桂光、秦曉華：《商周金文摹釋總集（第一冊）》第449頁，中華書局2010年。

部當从二人，左右兩點爲泐痕，也有可能是飾筆；〔1〕下部从二“匕”，左“匕”左邊也有泐痕，不是筆畫，董作賓摹本以及《商周金文摹釋總集》摹本都略有錯誤。這個字過去一般都釋爲“從”，幾無異詞。然而，許多有關金文的字編裏並不收錄這個殘字，說明大家對此仍有很大的疑惑，可能因爲這個字與常見的“從”字還是有十分明顯的差異。

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伍)》中有兩篇竹書中出現了兩個不太常見的字形，如下：

《湯處於湯丘》16 號簡“不備(服)～文，器不雕鏤”

《湯在啻門》16 號簡“正(政)～亂以亡(無)棠(常)”



很明顯，這兩個字形與毛公鼎字形基本一樣，我們認爲就是一個字。但是，這個字相當於現在哪個字，讀音是什麼，相關辭例如何訓釋，這些都還是一個問題。



李守奎先生已經對清華簡的這兩個字有過考釋，他在《漢字倒寫構形與古文字的釋讀》一文中說道：

《湯居湯丘》講到如何自愛，其中講到吃與穿：“五味皆哉，不有所重，不服絃文，器不雕鏤。”我認爲這個字應當是兩個“化”重疊，所從倒人置於“人”旁之下，可以隸作“𠄎”或“𠄏”，疑其讀音與“化”相同。古文字中構字部件有時單、複無別，例如楚簡中“屮”與“艸”同字。“𠄎”簡文中讀爲音近的“華”，“不服華文，器不雕鏤”對文。


詛楚文中有字作：



三篇辭例相同：“淫佚耽亂，宣參競。”“競”後之字舊不識，有種種猜測，或釋爲“從”，文義捍格不通。也是兩個“化”構成，“化”由左右結構變成了上下結構。“𠄎”讀爲“華”，“淫佚耽亂，宣參競華”文義順暢，句式工整。〔2〕

〔1〕“化”有加飾筆的情況，比如湖北省穀城縣新發現的蔦子罇壺的一個字，照片爲，參湖北省穀城縣博物館編：《穀城文物精粹》第 34 頁，文物出版社 2012 年。徐在國先生做過考釋，認爲該字所从的“化”爲一正人和一倒人的下部各加一短橫飾筆，當即“𠄎”字，詳徐在國：《蔦子罇壺銘文考釋》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十九輯，第 22 頁，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4 年。中山王方壺“斂”作，所从的“僉”的二人中間亦有飾筆。

〔2〕李守奎：《漢字倒寫構形與古文字的釋讀》第 184、185 頁，《漢學研究》2015 年第 2 期。

李先生把這個字分析爲从二化，由化得聲，相關辭例的訓釋上大致上都能够說得通。《湯處於湯丘》“不備文，器不雕鏤”讀爲“不服華文，器不雕鏤”，王寧先生也有相同觀點，他說：

在此當讀爲“華”，“華”古或作“花”，從“化”聲，可證。“華文”謂有華麗繁縟紋飾的衣服。《墨子·非樂上》：“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，以爲不美也。”《漢書·禮樂志》：“被華文，廁霧縠，曳阿錫，佩珠玉。”《老子河上公章句·淳風》：“我常無欲，去華文，微服飾，民則隨我爲質樸也。”又《守微》：“聖人不爲華文，不爲色利，不爲殘賊，故無敗壞。”〔1〕


從句義以及辭例上看，“華文”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；“華文”一詞除了上面的引述，我們再補充兩條：


銀雀山漢簡《陰陽時令、占候之類·禁》第 1709 號簡：“華文繁(繁)章害五色。”〔2〕


東漢邊讓《章華賦》：“被輕袿，曳華文。”



《湯在啻門》的“亂”，李守奎先生讀爲“禍亂”。〔3〕

詛楚文發現於北宋年間，一共有三塊刻石，流傳下來的拓本主要有郭沫若《考古編》第九冊所附的“中吳本”與容庚《古石刻零拾》所輯的“絳帖本”和“汝帖本”，前者三石完整，後兩者已經殘缺不齊。从二化的字作：〔4〕

中吳本：  

絳帖本：

汝帖本：

詛楚文的幾個拓本雖非原拓，但這幾個字形結構還是較爲一致的，皆从二化，這種構形能與清華簡的“”、“”對得上。這個字過去也都釋爲“從”。但是這幾個

〔1〕王寧：《讀清華五〈湯處於湯丘〉散札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，2015年4月21日，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 SrcShow.asp? Src_ID = 2501。

〔2〕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【貳】》第84頁，文物出版社2010年。

〔3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伍）》第147頁，中西書局2015年。

〔4〕郭沫若：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編9》第316、322、328頁，科學出版社1982年。容庚：《古石刻零拾》，北京琉璃廠來薰閣本，1934年。

字形結構分明，與常見古文字“從”字有明顯區別，都是“從”的訛誤的可能性也是極小的，我們至今還未發現“辵”旁訛變為从二“匕”這樣的例證；儘管單個“止”旁變為“匕”的情況是常見的，如“老”、“畏”等字的字形演變序列。上引李守奎先生的意見中，已經根據清華簡把詛楚文的字進行改釋，讀為“華”。傳抄古文《集篆古文韻海》卷一中收在“从”字下面的有“𠄎”，〔1〕有可能是後人根據前人釋“從”或“从”的意見而誤收的。

所以，我們認為毛公鼎上的那個殘字，與清華簡以及詛楚文上的从二化的字當為一字，字形可以隸定為“𠄎”。

至於該字的訓釋，我們原本讀為“禍”，但陳劍、陳英傑、鵬宇等幾位先生看完拙稿後都建議我，該字讀為“嘩”較為妥帖。今從其說。《孫子兵法·軍爭》“以治待亂，以靜待嘩”中“嘩”、“靜”正好是對文反義；又，《論衡·程材》“儒者寂於空室，文吏嘩於朝堂”，“寂”即“靜”，與“嘩”亦是對文。儘管周秦兩漢古書中沒有“大嘩”這個詞，但從文義解釋以及詞彙搭配上都是較為合適的。

既然如此，反觀《湯在啻門》“正(政)𠄎亂以無常(常)”的“𠄎亂”，讀為“嘩亂”或“譁亂”也較為合適，“譁”同“嘩”；古書中確實多見“禍亂”一詞，但大多以名詞形式出現；“政嘩亂/嘩亂之政”似比“政禍亂/禍亂之政”在語義與語法上更優勝一些。另外，《漢書·五行志》：

《詩》云：“如蝸如蟻，如沸如羹。”言上號令不順民心，虛嘩憤亂，則不能治海內，失在過差，故其咎僭。

這裏“虛嘩憤亂”修飾“號令”，那麼“嘩亂”修飾“政”也是可以的。《韓詩外傳》卷三引孔子語“夫慎於言者不嘩，慎於行者不伐”，可知“嘩”字的內涵多是言語上的“多”、“亂”。仔細體會，所謂的“政”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掌權者發號施令，要求人民如何如何。如果朝令夕改或是亂發命令，也就是政令無常，其實就可以說是“虛嘩憤亂”。“正(政)𠄎亂以無常(常)”讀為“政嘩(或“譁”)亂以無常”也是合適的。














那麼，古文字中从二化的字大致已有金文、簡帛、石刻三種形體以及傳抄古文寫法，結構基本沒有太大變化，至於其甲骨文形體則還有待考查。

這裏需要指出，通常我們見到的單個“化”字或作為偏旁出現的“化”，大多是平列的，甲骨文“𠄎”（《合集》19769）、“𠄎”（《合集》33195）可視為其源。但是，甲骨文中也

〔1〕徐在國：《傳抄古文字編》第810頁，綫裝書局2006年。

有上下結構的“化”字，如下：













古文字中有些字確實有左右平列與上下重疊並存的結構，如《合集》1823 正“”與《合集》6771 正“”乃是一字。郭店簡《性自命出》24 號簡的“”為上下結構，與《六德》30 號簡左右結構的“”都是“麗”字。“𠄎”字《合集》6335 作“”，但楚簡中則寫作左右結構，如郭店簡《緇衣》18 號簡“”。又如“從”字所从“从”也可以寫作上下結構，如《漢印文字徵》附錄十二有“”字，趙平安先生據《說文》“縱”、“縱”等寫法而將該字釋為“從”。〔1〕這種“從”字寫法可以聯繫到上博一《緇衣》8 號簡中的“”、“”，郭店簡以及今本《緇衣》對應之字亦正作“從”，其他釋法恐怕都不妥當。〔2〕由此上推，《花東》290 “”，《合集》27435 “”、“”（摹本），很有可能就是這種“從”字寫法的較早來源。〔3〕不過，應該承認的是，跟後來从二化的字形一樣的甲骨文字形目前確未見到。

以上的討論，主要是肯定毛公鼎、清華簡、詛楚文上出現的那幾個相同結構的字就是一個字，字形來源較早，不是“從”字之訛。至於其字形分析，李守奎先生認為這是从二化的字，由化得聲，這樣大致可以通讀相關辭例。不過，陳劍先生另有考釋為“虞”的意見，也有一定的道理。〔4〕但是平心而論，這一類字的形體以及來源問題，其

〔1〕趙平安：《秦西漢印章研究》第 159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。

〔2〕陳偉：《上博、郭店二本〈緇衣〉對讀》，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》第 419 頁，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年；又《郭店竹書別釋》第 36—37 頁，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。李零：《上博楚簡校讀記（之二）：〈緇衣〉》，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》第 411 頁，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年；又《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》第 42 頁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年。徐在國、黃德寬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〈緇衣〉〈性情論〉釋文補正》第 1—6 頁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02 年第 2 期。白於藍：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第 119 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 年。

〔3〕《汗簡》1·10“”中間也是二人上下疊置，與上面我們所說的“從”字結構類似。不過這個字收在“道”字之下，可能是在“”的形體基礎上繁寫“人”旁而成，這種演變軌迹正如“閃”字《古文四聲韻》3·29 作“”，《集篆古文韻海》3·38 作“”。

〔4〕陳劍先生覆信談道：“殷墟甲骨文中舊多釋讀為‘永’、近年研究者或新釋為‘衍’或‘役’的、、、、等形，亦應據此釋讀為憂虞之‘虞’。其字或假借‘永’字為之，或从‘夂’从‘永’聲（‘虞’、‘永’陰陽對轉；西周金文或以‘虞’為‘永’），前述西周金文、戰國文字楚簡諸形即由類字形訛變而來。”

實還可以進一步研究。

附記：小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趙平安師的悉心指導，另外又蒙陳劍、李守奎、陳英傑、張富海、王子楊、鵬宇、石小力、黃甜甜、許可、高中正、蔡一峰等師友審閱並提出修改意見，謹致謝忱！

小文寫於2015年7月，正值碩士畢業後的暑假。博士生入學後，又將初稿發給師友們審閱。陳英傑先生告訴我說，陳劍先生好像也有類似看法。於是我便跟趙平安老師要得陳先生的郵箱，將小文發了過去。陳先生回信說，對毛公鼎殘字及其字形來源確實早有看法，並見示其文章大綱。年底成文後，又將《據〈清華簡（伍）〉的“古文虞”字說毛公鼎和殷墟甲骨文的有關諸字》（第五屆“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”參會論文）發送給我。該文將在《古文字與古代史》第五輯上刊出，讀者可以參看。

（王挺斌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研究生）

